

雪峰文集



雪峰文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40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5}{8}$ 插页 4

198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850

书号 10019·3499

定价 1.70元



作者像（1950年）



1957年

第三卷说明

本卷收入以下作品：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论文集》（第一卷）杂文部分及集外散篇。

《乡风与市风》是1944年11月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有进无退》是1945年12月由上海及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跨的日子》是1946年9月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论文集》（第一卷）是1952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 三 卷

目 录

《乡风与市风》

序.....	3
还好主义.....	7
论女人的“虚荣心”.....	9
妇女“觉醒”的今昔.....	12
赌的变迁.....	16
牺牲.....	19
牺牲(之二).....	21
战斗的自觉.....	24
同化力.....	27
他化力.....	29
创造力.....	31
责任.....	33
节与志.....	34
悲观主义的丧失.....	36
利己和虚无.....	38
依然是空虚.....	40
爽朗的滚.....	41
疲劳.....	43

以上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四月作于丽水和小顺

并非妇女的“特性”	45
谈“根底”	49
民族文化	53
谈士节兼论周作人	59
一种糟蹋——“尝”	68
善良的单纯	72
尊敬，畏惧，敌意	74
论乡下女人的哭	78
“锁骨”	81
爱情	84
地狱和天堂	86
过去的拥抱	87
理想主义	89
“混乱”	91
“灵魂”	94
再谈“灵魂”	97
感情的沟通	100
论利害与超利害	105
自信	109
什么一种力	111
简论市侩主义	113
一点考察	118

以上一九四三年八月至十二月作于重庆

《有进无退》

序	123
---	-----

发疯·····	126
可悲的结交种种·····	130
论友爱·····	146
谈被推与推人到历史上去·····	171
接触·····	176
觉醒·····	178
废与霉·····	179
“悟”与“不悟”·····	183
娼妓的“必要”和嫖客的“理想”·····	185
“世风”与“阴德”·····	187
民主和“不是不民主”·····	188
机巧·····	190
比较·····	191
真态·····	192
暴发户与破落子弟与书生·····	193
冤狱与事实·····	194
顽固略解·····	196
对光明的拥抱力·····	201
过渡时代·····	208
人民的课题·····	210
跑码头和捧灵牌·····	219
论艺术力及其它·····	222
论平庸·····	246
思想与实际·····	256
理论与实践的一致·····	258

以上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作于重庆

《跨 的 日 子》

序.....	265
恐惧.....	267
残酷或麻木.....	269
腐烂.....	271
自私.....	272
“变”，妥协派，开明分子和外国压力.....	274
外力.....	277
所谓“和平革命”.....	279
过激与温和.....	281
仇恨和毁灭.....	282
仇恨和悲哀.....	283
破坏.....	284
信义.....	285
拉倒.....	287
胜利.....	290
伪善的真面目.....	292
一种不屈.....	293
反证.....	294
妥协.....	295
消极的回顾与经验.....	297
国家的意识.....	298
汉奸或叛国者.....	301
湮灭.....	303
健忘.....	305

日本的统治阶级·····	306
日本的统治阶级(二)·····	307
日本的统治阶级(三)·····	309
猴子的任务与武士道·····	311
法西主义的特性与中国的法西主义·····	313
法西主义与帝国主义·····	315
帝国主义与殖民地·····	317
美国对世界的领导·····	319
武力·····	323
外力(二)·····	325
新的骄傲·····	327
帝王思想·····	328
封建的意识与封建的装璜·····	330

以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作于重庆和上海

《论文集》(第一卷)

杂文部分

杂感与短评·····	335
憎恶·····	335
历史的分析和批判·····	336
无聊与恶趣·····	340
论虐杀·····	343
火狱·····	347
有人类意义的“尾声”·····	351
险恶·····	353

屠杀.....	357
“凯旋”.....	359
善良.....	360
反抗.....	362
自由主义者的考验.....	363
“中立”者的苦恼之一——被“推”.....	366
“中立”者的苦恼之二——被“拉”.....	367
中间派.....	369
中间派(二).....	371
暗杀.....	372
暗杀(二).....	374
“高洁”与“低劣”.....	377
杂感.....	389
杂感.....	396
“要在朝鲜怎么办呢?”	396
最后的真正的“惩罚”.....	400
仇恨和愤怒.....	405

集 外

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	411
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	412
左翼作家联盟消息.....	414
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	416
挣扎中的绍兴小学.....	420
答王实味先生.....	422
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	424

呜呼，死者已矣！	426
致《文艺阵地》编者信	428
在普通商品之上	431
仍可以挤	433
“蒙”	435
铭记	439
铭记(二)	442
铭记(三)	445
铭记(四)	447
铭记(五)	449
铭记(六)	451
我的印象	454
对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感想	458
真正的人，真正的巨人	459
紧迫的任务	462
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	467
友谊所以是伟大的力量	472
欧阳山等人的例子证明了什么	479
毒菌的话	486
不要停留！	488
美俘的命运	490
反对资产阶级的说辞	493
对资产阶级展开思想斗争是革命的迫切任务	496
“士不可夺志”	503
越涂抹越显明的罪证	506
死神与巫婆的合谋	513

胜利在于彻底·····	518
“士不可夺志”续记·····	526
“人定胜天”·····	528
必须坚持工农兵方向·····	530
和平与战争·····	533
伟大的新事物之一·····	535
重提做群众的学生和先生的问题·····	538
从伏尔加—顿运河的通航想到中国的今天、明天 与后天·····	541
和平的胜利，科学的胜利·····	548
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的伟大著作·····	551
最难得的学习机会·····	556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哪一个“强”？·····	560
谈伊索寓言·····	563
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	567
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574
附：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	577
用工作来改正我们的错误·····	583

《乡 风 与 市 风》

1

序

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

——庄子

我编好去年所写的杂文成一个小集子的时候，这一句话又被我记了起来了，这或可证明它为我所爱，但最主要的怕还是因为和我的一个已经死了的朋友有关系。这已经是前年十一月间的事了，我拖着病的身体，从F省到浙南，想每日走三四十里，奔向到已经沦陷了将近一年的家乡，去寻觅我打听不到消息的妻子和小孩，但将近家乡的接境处，情况却非常混乱，路也不通，我只得折了回来，在丽水住下了。于是感到了无法可想似的忧愁，每日睡在床上，仿佛病也厉害起来似的。但住在邻近，而且每日过来谈天的一个朋友，金瑞本先生，却在那收复后不久的丽水，几乎以一人之力在恢复一个报纸。而且他是患着真真沉重的多年的肺结核的，又很穷，报馆也无钱，人手更不多；报出版后，他就非一个人兼做四五个人的事不可。至少因为他是总编辑，有时一大张报非由他一人编辑不成。这样，病自然是更厉害起来了，而他的矛盾也就分明地显露了出来，时常在谈话的时候，一边咳嗽着，红着颊，喘着气，流露着种种深积着的牢骚，而一边却计划着即刻恢复副刊，训练编辑人材，在沦陷区建立通信网，等等，想使他的报成为能够反映东南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社会生

活和社会动向的报纸。一边明明知道言论之路怎样的狭窄，而对于一往直下的时势，言论之效又是怎样的微小，但一边却偏与当时当地的披靡的风气奋斗，与走私、投机、囤积等奋斗不用说了，还与公然的贪污腐化奋斗，与做旧戏抽赌捐至数月之久的现象奋斗，与对下属逼奸不成即假以罪名将她置于监狱、或送上峰礼物至于十多担的县长们奋斗，而同时是欲将社会的真相，人民的疾苦，和民众的真实的战斗宣布了出来。但这些却是最煞风景的事，不但听到了各方面来的威胁的风声，而且同人中也有以为这样认真是犯不着的论调；他于是一方面将威胁的风声之类看作他的工作有了效果而得意着，一方面又沉重地感到黑暗势力的雄厚及和他同样认真的帮手的缺乏。这后一种的感情对他非常有害，他常常表露颓丧了，而最坏的是在这种时候他分明地意识到自己病的沉重了。有一天，他睡下了，那时由他自己兼编的副刊，便要我代看一些来稿，并每天凑写一篇短评式的东西，即以谈话时我曾引用过的庄子的这一句话为理由，还说这是能够使两人的病都会很快好起来的。果然，我只代他看了近十天的稿，写了十余篇短评，他立即送来了一个条子，说已经起床，而且副刊已经请到了专人，可以不再劳我了。……

就是这一点事情，我记了起来的。

但我现在记了起来，且在此记下这一段事，第一是我想借此再回忆一下这一个死于自己工作里的朋友。我在去年三月间离开丽水，到不远的小顺去住了一个多月，在一个多月中间就接到了他三四封信，依然是一边壮勇，一边凄苦；壮勇的是报告我写了什么社论，终于将什么不可侵犯的人物也触犯了他一下之类；凄苦的是寂寞，说不但缺少对手，而且人生的什么幸福都被剥夺去的时候，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可以谈谈天的朋友，但连这一个也